

# 父亲的眼神： 镌刻在岁月里的爱与力量

◎江东老五

今年正月十八，是父亲100周年诞辰。距离他离去，已有11个春秋，但他的音容笑貌，尤其是那些饱含深情的眼神，一直镌刻在我的记忆里。尤其最近一段时间，时常出现在我的梦中，醒来后，我的思绪久久不能平复。

我家兄妹一共有七人，因为家里人口多，早年生活比较拮据。记得我上一年级时，满心都是对拥有一个铅笔盒子的渴望。时任大队书记的父亲，有次去县城参加三级干部大会，回来时手里握着一个铁质铅笔盒。见到的那一瞬间，我眼中的惊喜与感激如璀璨星辰，而父亲回以我的，是慈祥且蕴含期盼的眼神。那目光，像一束温暖的光，照亮我以后的成长道路，给予我无尽的力量，让我幼小的心灵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父爱的深沉。

“文革”期间，父亲受无端冲击被关进一个封闭的院子接受审查。当时只有八九岁的我，每天都会用淘箩装上母亲煮好的饭菜去给父亲送饭。记得那年冬天，大雪纷飞，我顶着凛冽的风雪，深一脚浅一脚来到父亲的住处。当我把捂在淘箩里的元麦粳子饭和青菜小心翼翼地捧到父亲面前时，形容枯槁、瘦骨嶙峋的他急忙伸手将我冻红的小手紧紧纳入怀中，眼中满是心疼。随后，父亲用坚毅的眼神对我说：“叫你娘别哭，我没事，你要把书念好！”从他的眼神里，我清晰地看到父亲对我浓烈的血肉亲情、对母亲无限的牵挂和遭遇时代狂潮时的坚强不屈。那一刻，我的心里无比安定。

参加高考那年，命运似乎和我开了个玩笑。作为县中的班干部，我与本科失之交臂，最终以仅超本科线两分的成绩，被一所专科学校调剂录取。得知消息的那天，正值中秋前夕。公社的喇叭里传来我的录取通知，可满心的沮丧让我在床上躺了一整天。姐夫送来录取通知书时，父亲坐在我的床头，他轻声说：“你可以把玉米袋子丢掉了，以后能吃国家口粮了！只要你好好学习，将来

做什么工作都没问题。”那一刻，我望向父亲，他的眼神里满是安慰、期盼与鼓励。从那眼神中，我汲取了重新出发的勇气，暗暗发誓，即便只是专科，也要奋力拼搏，不辜负父亲的期望。

后来，通过不懈努力，我在工作上逐步成长，年过不惑时被调任到一个乡镇担任党委书记。父亲做了近三十年的大队书记，对公社党委书记一直怀着敬畏之心。那天晚上，我高兴地把这个消息告诉父亲。他眼中满是兴奋，反复确认：“你是做公社书记吗？是第一书记吗？”得到肯定答复后，他眼中的喜悦与骄傲瞬间绽放。很快，父亲又用深邃的眼神严肃认真地说：“我为你骄傲，但你要记住，台风雨雪灾害，人家朝屋里跑，你要屋里朝外跑。你是第一书记，最要紧的是先要为老百姓着想。”那一刻，我从父亲的眼神里看到的不仅是对我的肯定和期待，更包含着对为官之道质朴而深刻的理解。

从那以后，每次遇到恶劣天气，父亲的话总会在我耳边清晰回响。记得2008年大雪突降时，我主动留守镇政府带班。凌晨四点多醒来，我脑海中首先出现的便是父亲的叮嘱，想到镇农贸市场是用玻璃钢瓦搭建的，于是立即组织一同值班的镇干部，匆匆赶到农贸市场。只见玻璃钢瓦上已堆积了厚厚的雪。我和同事们一边用喇叭喊话一边争分夺秒疏散人员，就在疏散完人群不到一刻钟，不堪重负的玻璃钢顶轰然塌下。望着倒塌的棚架，我心有余悸，同时心中满是感慨。那一刻，我深深地佩服父亲——一个从小没念过书、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但时刻把群众放在心上的老大队书记！

父亲退休后，就一直和母亲住在老屋，守着那承载无数回忆的地方。作为父母最疼爱的小儿子，我常常带着妻儿回去看望他们。每次回家，迎接我的总是父亲那慈爱温暖的目光。屋内，我

和父母谈天说地，分享生活里的琐碎日常，父亲的眼神专注而柔和，仿佛我的每一句话，都是世间最动听的旋律。我帮着收拾家务，他默默在一旁看着，眼神里满是赞许。屋外，我陪着孩子嬉笑玩耍，不经意间回头，看到父亲坐在门口，目光紧紧跟随着我们，嘴角带着一抹淡淡的笑意，那眼神里的爱意，浓得化不开。无论我走到哪里，做些什么，父亲的眼神就像无形的丝线，始终缠绕在我身边，随着我的移动而移动。每一次用余光瞥见那慈祥的目光，我的心中便涌起一股暖流，那是家的温度，是父亲深沉且毫无保留的爱，让我无比安心，也让我懂得，无论走多远，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父亲的爱永远是我坚实的依靠。

然而，岁月无情，父亲的身体日渐衰弱。被肺癌缠身后，他的生命进入了倒计时。子女们全力救治，可病魔还是一步步侵蚀着他的身体。八十九岁那年，他最后一次住院。在病房里，他虚弱却又坚定地说：“儿子啊，我今年八十九岁了，我争取要活到九十岁。”看着他对生命充满渴望和对未来满怀向往的眼神，明知已无力回天，我却还在心底默默祈祷奇迹发生。父亲去世的那一天，我心如刀绞，恍惚不能自己。

此后，我把对父亲的追思深埋心底。每一个可以挤出的闲暇时间，带着妻儿回去陪伴母亲成了我雷打不动的功课。源自父亲的生命之树，如今枝繁叶茂，而我乐享亲情，也和兄弟姐妹们一起倾力维系着大家庭的和煦温暖。父亲的言传身教，更激励着我勇往直前，迎接生命中的每一个挑战和尝试。在父亲的百岁诞辰将近之际，我常常从梦中惊醒，往事如电影闪回，不经意间已是泪流满面。他的眼神，尤其不能忘却，烙印在我记忆的最深处。从不习惯抒情感怀的我，也忍不住提笔跟老父亲对话。

父亲永远活在我心中。我思我父，山高水长。

## 见到陈慧

◎宋继高

玉兰  
一瓣

知道陈慧是如皋人，也是一个推着小板车的菜场流动摊贩女作家，大概好几年前的事了，当时觉得，这个身处他乡的如皋女人不简单、了不起，特别是一边推着车行走叫卖，一边坚持写作的经历令人敬佩和感动。正月初五，一群人坐定之后，主人挨个介绍各自的文学成就和人生经历，介绍到她时，特别大声说：“她就是菜场女作家陈慧！”我抬头朝她看去，短发，质朴，上身穿一件墨绿色毛衣，可能是长期风里来雨里去的缘故，她皮肤偏黑，全然没有一个作家的样子。

我站起身，与她握手，告诉她，就在半个小时之前，我还在认真浏览《东皋书院》发布的有关她的信息。我知道，2025年1月31日《人民日报》以《烟火人间的记录最可贵》为题，介绍了她的写作经历和创作成就；我知道，她跟随养蜂人辗转四个月，推出一本新书《去有花的地方》，上了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我也知道，正月初六，如皋市文联、如皋市全民阅读促进会、如皋市作家协会、如皋新华书店将为她举办这本书的分享会。

在场的人，都有些好奇，你一言我一语，提了许多问题，陈慧笑着对大家说：“没事儿，想问什么，大家都可以问，我是一个坦诚的人，没什么不能说的。”

她告诉大家，自己每天晚上八点半关机睡觉，凌晨四点半起床，到镇上指定的地方摆摊。上午半天推着摆满小百货的推车，行走，叫卖，下午小休半个小时后，就是读书、写作，如此循环往复，已成为生活规律。她的《渡你的人再久也会来》《世间的小儿女》《在菜场，在人间》，这三本书，大致就是在这种状况下完成的。

2024年的《去有花的地方》，开的是一个盲盒。她要跟着养蜂的人走。起初，养蜂人不同意，认为一个女作家难免娇滴滴的，添麻烦。可看她骑一辆高大威猛的摩托车，再看看她那黝黑的皮肤，风风火火的做派，没有一点女作家的娇气，便同意了。在此后的四个月里，陈慧首先是一个养蜂人，转场、搬家、运输、跑腿，她一样没少干；烧水、做饭、洗衣服，她还主动承担了养蜂人一家的部分家务，但她始终没忘记自己更是一个作家，她要通过自己的参与、体验、观察、学习和研究，用手中的笔，记录养蜂人的生活，创作一部作品。所以，每当夜深人静时，养蜂人早已进入了梦乡，她还在电脑上码字，这四个月，她的生物钟被打破了，但她说：“值得，非常值得！”

她告诉我们，她喜欢骑摩托车，就在前两天，她还骑行了750公里，速度与激情是她生命的主旋律。

她还告诉我们，她不喜欢做“网红”作家，她对流量不感兴趣，对直播带货更不感兴趣。她说，我就是我，上午摆摊，下午写作，不看人脸色做事，不靠流量生活。正如《人民日报》载文所说：“对陈慧来说，写作，不过是生活的旁逸斜出。她每天在这热腾腾的世界里进进出出，忙忙乱乱，这或许才是接近某些本质的最好状态和方式。一个普通人的感受和发现是不可忽略的，因为属于个体，无可替代并且宝贵。这碎片的、浑然的、无意具象的人间最末梢，有穿透时光的力量。”

## 旧色光景

◎王蝶飞

我喜欢怀旧  
喜欢躲在旧色光景里打坐

春天的午后，走进休闲农庄  
散养的狼山鸡，在树下悠闲散步  
有机蔬菜翠绿欲滴  
燕子低飞，蝴蝶迷醉花丛  
几只喜鹊立在枝头说悄悄话  
野菜、菠菜、小白菜  
带着质朴与清新

唤醒我儿时的记忆

阳光正好  
灿烂得有点儿铺张  
两只野猫蹿进竹林  
越过我的目光  
几声猫叫，跌碎瞬间的寂静  
我把自己裹进春风  
蹲在草垛旁，偷听  
旧时光的喃喃自语

我慢慢懂得，所谓旧色光景  
无非就是在旧时光里怀想沉思  
亦如一杯光阴的茶水  
浓与淡，都是生活的本色。  
但我仍爱这午后平静的一切  
月季花淡淡的香气  
瞧，那两个女子  
一个在民国，一个在此刻  
在同样的春日午后  
坐在同一朵花蕊中穿越着

紫琅  
诗会